



爬满青藤的木屋

古 华

爬满青藤的木屋

古 华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爬满青藤的木屋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267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¹/₃₂ 印张 12 插页 3

198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3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印数 00,001—33,000

书号 10019·3426

定价 1.10 元



作者像

目 录

爬满青藤的木屋·····	1
金叶木莲·····	28
美丽崖豆杉·····	86
给你一朵玉兰花·····	109
前边才是夔门·····	139
醒醒老爹·····	191
快乐菩萨·····	200
水酒湾纪事·····	207
土地爷·····	222
浮屠岭·····	234
后记·····	380

爬满青藤的木屋

多年来，雾界山林区流传着“璚格劳玉朗”的故事。“璚格劳玉朗”就是瑶语“瑶家阿姐”。说是在雾界山古老幽深的森林腹地——绿毛坑，有个守林子的瑶家阿姐，名叫盘青青。她在山里出生、长大，招郎成亲，连林场场部这样远的地方也只来过一次。所以林场的后生子们只听说她是位仙姑般的阿姐，没有见过她本人。她家祖辈都住在绿毛坑，一栋爬满青藤的木屋里。木屋是用一根根枞木筒子筑起来的，斧头砍不进，野猪拱不动。枞木筒子埋进土里的那一节，早就沤得发黑了，长了一层层波浪形花边似的白木耳。木屋后头是一条山溪，山溪一年四季都是清悠悠的。木屋和外界的联系，除开一条小土路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前还架设过一根报火警的电话线路。有年冬天落大雪，把电话线压断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林场领导上台下台象走马灯，夺权反夺权的政治烧饼都翻不赢，也就没顾上再派人把电话线路修复。因而那根象征着现代文明的铁线线，没能再进入到这古老的森林里……平常日子呀，白日黑夜，几万亩林子，要不是这木屋里偶尔有几声鸡啼狗吠，娃儿哭闹，木屋上头飘着一缕淡蓝色的炊烟，绿毛坑峡谷就清静得和睡着了一样。就是满山的鸟雀吱喳，满山的花开花落，也不曾把它唤醒。

盘青青的父母过世得早。她男人名叫王木通，是个汉族，生得武高武大，有一副打虎将似的好身骨。夫妇两个都是林场的

守林人。王木通喜欢顿顿饭前喝两杯盘青青酿制的苞谷酒，除了偶尔发酒疯，把盘青青打得青一块、紫一块外，还不算个坏丈夫。他也晓得疼女人，从不要青青上山打柴禾，木屋门口的劈柴总是堆是堆，垛是垛；从不要青青去砍修防火道，绿毛坑十几年来也没有起过山火；从不要青青去挖土种地，溪边的一大块自留地里总是四时青葱，新鲜瓜菜一家四口吃不赢。盘青青只管喂猪、奶娃娃、浆洗缝补一应家务，所以二十六、七岁了还象个没成亲的阿妹那样水灵鲜嫩。王木通目不识丁，却十分自信，什么都懂。在绿毛坑，他觉得自己是真正的“主人”，女人是他的，娃儿是他的，木屋山场都是他的。当然，他又是归林场领导的。领导派他在这里看林子，他就象个小小的一方诸侯似的。盘青青生娃娃前，曾多次提出要到九十里外的场部去看看，都被他阻止了，还因此挨过他的蛮巴掌，甚至罚过跪。他是怕自己的俊俏女人到那种热闹地方去见了世面，野了心，被场部那些扭扭捏捏、油光水滑的后生子们勾引了去。直到盘青青给他生下了一个男娃，后又生下一个女娃，才落了心。好象盘青青这才在他的腰带上系牢了，真正成了他的女人。巴掌、罚跪一类的家道，自然就轮着小一辈分的受用了。他把全家人的日子治理得有规有矩。夫妻、父子，在绿毛坑木屋里各就各位，居然也讲究点尊卑高下，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会。

王木通和盘青青过着与世隔绝似的日子，虽然算不得夫唱妻随，却也彼此习惯，相安无事。王木通每月去场部一次，一来领回夫妇两人的工钱，二来挑回全家人的白米、油盐。每次出门回家，少不了也要和盘青青讲些场部发生的事，或是从场部听来的一些传闻。盘青青总是睁大了乌黑乌亮的眼睛，心里充满了新奇，仿佛男人讲的是些天边外国的事情。这几年，男人给她讲

的尽是些外边的学生娃娃造反闹事啦；戴眼镜的先生们象串猴子一样被牵了挂牌游山啦；做了半辈子学问的林技师竟在一汪水牛滚澡的水幽幽里自尽，连脊背都没有打湿啦；后来又是批鹿（儒），这个鹿不是山里跑得飞快、只有枪子才追得上的野鹿，听讲，读书人都算鹿……“唉，还是住在我们绿毛坑里好！泥巴黑得发亮，肥得出油，就是插下根柴棍棍也能抽枝出芽！我们没有文化，不招惹人家，人家也不来惹我们……”

男人讲的这些，盘青青有的能懂，有的不懂，混混沌沌，还为山外边那些读书人担惊受怕过。读书识字是个祸。她不禁暗暗为自己和男人庆幸。“还是住在我们绿毛坑里好”这话听多了，也就相信了。场部那种明争暗斗乱糟糟的鬼地方，她连想都不去想了。她对男人没有太高的要求，只望他发火打人时，巴掌不要下得太重。他们每天天一落黑，就早早地关紧木屋门，上床睡了。打回半斤煤油够点半年。只有天上的月亮和星星，偶尔透过那高高的木格窗子，窥视过他们夫妇的夜生活。

“青青，你还要替我多养几个娃儿！”

“我们有小通、小青两兄妹了。你不是讲如今场里不准大家多养，女的都要去阉一刀？”

“不管，我们再养五个不为多！”

“你就不怕苦了我。”

“苦？女人养娃还怕苦？”

“怕场里骂人。”

“怕个卵。顶多不发口粮。我们绿毛坑有水有土。你看看，我这双手巴子粗得和量米筒一样，还养不大几个娃娃？冬下我再开出一块棉花地，明年你把你阿妈留下的花车、木机搬下来，洗干净……”

“看你，把我当山鸡，喂在这山里。”

“你是我的！”

盘青青被男人搂在发着汗酸味的腋窝里，不做声了。她温顺驯服。她是男人的。男人打她骂她也是应分的。她正在青春盛期，生娃儿就和树上结果子一样，不痛。喂起娃儿来，那白生生的奶子哟，也和树浆一样，流不尽。她男人呢，年富力强，打得死大虫捉得来野猪，那双铁箍似的手臂搂紧了她，做些大约是山外边的夫妇也做的事儿，力气大得没有地方用似的。

一九七五年夏天，绿毛坑来了个“一把手”。不要误会，这“一把手”不是哪位负责同志，而是个一九六四年来林场落户的城市青年。他真名实姓叫李幸福，说是解放那年出生的。他瘦高条子，长相秀气，采种育苗手勤脚快，见了场里工人、干部嘴巴乖巧。可是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大串联使他着过魔，有一回他扒火车，把好端端的一只手臂丢在铁轨上了，从此一边衣袖空荡荡的，在城里逗留了几年，重又回到林场来，林场工人才给他起了“一把手”这个美名。场领导可就拿他作难了，打电话给各个采伐工区、营林队，谁都不肯要。都讲“一把手”干不了体力劳动不说，还是个“革命小将”，若在哪条山沟沟里串联起来，就好比领了块豆腐跌到火灰里，吹不得，拍不得，如何了得？一天，绿毛坑的守林人王木通来挑一家四口人的口粮，被林场政治处王主任撞见了。王主任一拍后颈窝：对了！何不发配李幸福到绿毛坑协助王木通两口人看林子去？活路不轻不重，倒挺合适，再加上那地方方圆百里没有人家，就一对老实巴交的王木通夫妇，他还能和猴子、山鸡串联去？王木通初听给他添个人手，归他领导，倒很高兴。但一问李幸福就是“一把手”，便面露难色了。“木通

老王！你不是多年来就要求入党？这回可是组织上给你的一个考验！”王主任拍着他的肩膀，“李幸福只手单拳，有什么不好领导的？回头我亲自找他谈话，约法三章，叫他在绿毛坑一切行动听你指挥，凡事向你汇报，离开绿毛坑必须向你请假。你嘛，也要拿出点气魄，把这个犯有错误的知青教育、改造过来！”王木通这才点了头，决心接受组织上对他的考验，挑起“教育人、改造人”的重担。

“一把手”李幸福来到了绿毛坑。以王木通为首的小社会增添了一个重要成员。王木通夫妇就在离古老的木屋二、三十步远的地方，也就是紧挨着清澈如玉的山溪，用圆木筒子竖墙，杉木皮盖顶，替“一把手”盖了间小小的、矮矮的木屋。于是一大一小、一旧一新两栋木屋就做了邻居。开初，王木通对“一把手”还没有什么恶感，倒是觉得李幸福一口一声“王大哥”蛮落耳的。

新来乍到，李幸福被绿毛坑里秀丽幽静的景色陶醉了。王木通每天都派他到山腰上去坐瞭棚。他每天早晨沿着一条蛇一样弯弯曲曲的小路走进大森林的雾里，恍若走在迷濛的梦里。满山满谷乳白色的雾气，那样的深，那样的浓，象流动的浆液，能把人都浮起来似的。特别是早上九、十点钟，日头露脸、云雾初散时，他坐在山腰瞭棚口，头顶千柯竞翠，万木葱茏，脚下却仍是白茫茫一派雾海，只见一簇簇高大的粤松和铁杉从这团团滚滚的雾气中浮出，真是仙山琼岛、蓬莱玉树一般，迥非人间境界了。李幸福当然不会把这峡谷山林当作仙境。他倒是觉得王木通夫妇都还年轻，“青青阿姐”又那么温柔俊秀，有一双会讲话、会唱歌似的乌黑大眼睛，便识趣地注意着和人家保持个应有的距离。但年轻人总是不耐寂寞啊，在这个满眼青绿的大峡谷里，难道真的和金丝猴、画眉、松鸡搞串联、交朋友去？

王木通有两个娃儿，男娃小通，七岁；妹儿小青，五岁。开始两个娃儿有点怕“断手”。但“一把手”给小通捉过几回红雀，给小青摘过几回山花戴在头上，并用一块小圆镜子给她左照右照，局面就改变了，兄妹俩就开始“李阿叔”、“李阿哥”地乱叫开了。过了些日子，小通就赖在“一把手”的小木屋里睡觉了。盘青青来叫也叫不回。山里娃儿有山里娃儿的可爱处。有天一条长虫溜进小木屋来，把“一把手”吓了个浑身乱颤。小通就告诉他：蛇，只要不被踩痛，是不随便咬人的。小通还边讲边学样子，说绿毛坑里主要有三种蛇：“青竹蛇，这种蛇最懒了，平时盘在毛竹上一动不动，”小通仰起脸，闭上眼睛，噘拢嘴巴，“就这样，‘伏，伏，伏’地喷着毒水，招引鸟儿。鸟儿一拢来，它忽地蹿上去，咬住了，就又懒懒地盘在竹枝上，慢慢来受用。喊蛇就不同，它的鳞皮和泥巴一个色，走起路来好威风，茅草都朝两边分，抬起半人高的身子，就这样，”小通说着瞪圆眼睛，张开嘴巴，伸长脖颈，脑袋向前一伸一伸地学着，“‘呼！呼！呼！’好吓人的！还有种蛇有柴刀把粗，扁担那样长，阿爸叫它四十八节，走起路来脑壳乱晃，好狂的！”“一把手”怕小通又要学银环蛇，连忙按下了他的小脑壳，问：“这些，你都是怎么晓得的？”“青竹蛇是我自己看到的，喊蛇和四十八节，是阿爸讲把我听的。阿爸会捉蛇，到山外边去卖钱……”“一把手”看着这个本应上学的娃儿，却在这里模仿各种长虫的动作，再又想起那条从屋里溜走的阴冷的长家伙，心里不禁好一阵凄惶。

大人观察娃儿，娃儿也观察大人。“一把手”每天早晨都要刷牙漱口。小青阿妹就总是从她家木屋门边探出半边脸子，瞪着眼睛看稀奇。

有天早晨，“一把手”在刷牙，小青怯生生地走拢来，问：“阿

叔，你的嘴巴臭吗？”

“一把手”正含了满口牙膏泡泡，没听懂小青的话。

“嘴巴不臭，怎么天天用刷子刷？”

“一把手”忍不住哈哈笑。他洗过脸，才对小青讲：“日后叫你阿妈给你和小通都买支牙刷，早晨起来刷刷牙，牙齿雪白雪白的，好看。”

小青却不服气：“阿妈从不用毛刷子刷，牙齿也雪白雪白的，好看。”

为了说服小青，“一把手”又问：“你阿妈的嘴巴有什么不好闻的气味吗？”

“阿妈最喜欢和我亲嘴了，她的嘴巴好甜！你不信，就自己去亲一下，闻一闻……”

“小青！鬼妹崽，你在外边乱讲些什么呀！快回来！”木屋里，她阿妈答腔了。

“一把手”忽然脸热心跳，仿佛自己有了什么不正当行为似的，连忙一闪身躲进他的小木屋里去了。

事情很小，却被王木通撞上听见了。小青立即被拖到木屋门口罚了跪。他的用意很明显，是做给“一把手”看的！尽管还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迹象，他可是脑后都长了眼睛，提防着呢！

绿毛坑两户人家的生活，就象木屋后边那条碧玉般清澈的山溪，静静地流着，流着。深处浸到腿肚子，浅处盖住脚背脊。然而这浅浅的山溪，却也倒映出了婆婆的树影，晴朗的蓝天，轻悠的白云。如今又多映出了一样东西，“一把手”在他那小木屋边上竖了一根高高的杉木条子：收音机天线。

这可成了个惹是生非的东西。“一把手”木屋里那个长方块

的黑匣子，能讲话，会唱歌的，打破了这深山老林亘古以来的夜的宁静。开初只是小通和小青麻起胆子一傍黑就到小木屋里来听，渐渐地，盘青青也借喊小通小青回家睡觉为名，进来听上一会。当然，这就该轮着王木通每晚上出马，来催女人和娃儿回去睡觉了。有时王木通声气粗了一点儿，盘青青竟敢撒娇似地回嘴：“还早哪！傍黑就上床，天难得亮哪！”听听，傍黑就上床，女人觉得天难得亮了。王木通心里不觉地蒙上了一层雨雾。这个武高武大、一顿饭吃得下两升米的护林员，从没有去听过黑匣子里的鬼腔鬼调。他保持着大丈夫那种不容触犯的威严，严密地注视、防范着事态的发展。

不久，“一把手”带动盘青青和两个娃儿，在两栋木屋之间的空坪上来了次大扫除，把木屋门口的劈柴、杂物堆砌得规规矩矩。原先高低不平的土坑泥洞，狗屎猪尿，也收拾得平平展展、干干净净。“一把手”还说要在这坪地里栽花种草药，还要教盘青青和两个娃儿认字、学广播操！把盘青青喜的哟，嘴角眉梢都是笑。就连两个娃儿，也一天到晚地跟着“一把手”的屁股转，开口闭口都是“李阿叔讲”、“李阿叔不准”的，比他王木通这亲阿爸还亲了。这些更是惹得王木通心里不舒服，眼里长了刺。别看“一把手”只手单拳，却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绿毛坑里的生活，好比蚯蚓悄无声息地翻耕着土地。

“娘卖乖！他倒想在绿毛坑露一手，显出他是个有文化的角色，跟老子比高低！”

果然不出王木通所料，对于护林工作，“一把手”也提出了四点建议：一是要求场部立即派人修复多年不通的电话线路，并在两栋木屋里各装一个有线广播喇叭；二是在绿毛坑四周的山口上，树立油漆木牌，上书护林公约；三是巡山防火，他和王木通实

行两班制，一个上午班，一个下午班，每班八小时。上班时间不得放树吊，挖土牛，干私活；四是建立学习小组，学政治，学文化，吸收小通小青参加。盘青青一听，就喜眉笑眼地瞟了王木通一眼，嘴里没出声，那明眸大眼分明在说：“看看人家有文化，想事就不同，讲话就好听！”

王木通早把这一切看到了眼里，心上象长了刺。他绷着脸块，嘴巴闭得铁紧，眼里闪着火星：“新开茅厕三天香，收起你那八百钱！”他恶狠狠地横了女人一眼，接着不客气地对“一把手”说：“城里来的后生家！老辈人讲入乡随俗，客从主便。当然你不是客，但也不算上主。绿毛坑十几二十年没有起过山火，雾界山林场哪任领导不表扬？我王木通哪年不当护林模范？我可没靠过什么铁线线、木牌子、两班制，还有什么组。还是磨快你的那把砍山刀、练练你的手劲脚筋吧！场里早派定了，绿毛坑里的事由我来管！政治处王主任对你的约法三条，你不要当耳边风！”

王木通双手叉在腰上，目光炯炯，神色严峻，讲得“一把手”目瞪口呆，脸色发白。盘青青看着过意不去，但对丈夫的蛮扯筋不敢怒也不敢言，就宽解地对“一把手”说：“阿李，他没有文化，就是气粗……”但一看到丈夫虎下脸块要发作，连忙收了口。王木通冷笑着说：“我是个老粗，他可是个老细！如今这世道就兴老粗管老细，就兴老粗当家！你李幸福嘛，莫要忘记领导放你进绿毛坑，是来接受教育、改造的！”说着他晃着粗大的身坯走开了。脚下咚咚响，仿佛一步能踩出一个坑来！

“一把手”的四点建议碰在王木通的岩壁上，白印子都没有留下一点。他气馁了。是啊，他是被发配到绿毛坑来接受教育、改造的。没有文化的教育改造有文化的，这是当今一项发明创造呢。他对王木通不由得生出了一种畏惧心理。他晓得自己很

难做出什么成绩来改变眼前的处境。但他精力充沛，不能让自己闲下来。他一闲下来就寂寞、孤独，就觉得活着没有多大意思，不如跳崖死去。他收有两本“文化大革命”前的书，一本叫《树木志》，一本叫《林区防火常识》。他每天巡山时都带着《树木志》，对照书里的标本图片，学着辨认山里的数百种常绿阔叶乔木。他打算自己在绿毛坑搞一次林木资源调查，以便为日后的采伐工作准备下第一手资料，也就算没在这里白混。他觉得盘青青能理解他，就把这想法和她讲了。果然青青阿姐象待自己的兄弟那样温柔、亲切：“傻子！你想做的事，就自己去做，不要再和旁人商量的。”“王大哥不会见怪吧？”“你难道是去做坏事？你呀——！”青青阿姐这声“你呀——”拖得老长。她的眼睛乌黑乌亮，照得见人的影子，照得进人的心。不晓得为什么，“一把手”怕看这双眼睛。青青阿姐的这声“你呀——”，乐曲似的，山泉似的，九曲十八弯，萦回在他的心田。

时候正是秋天。“一把手”用旧信封采集下一些珍贵的稀有树种，什么美丽崖豆杉啦，金叶木莲啦，南华木姜啦，想着办一个小小苗圃，以后把苗子背到场部去，交给技术员们去栽种。办苗圃就要烧一片荒，开几分地。他晓得王木通对这类事毫无兴趣，只好又去求助盘青青。

那天，王木通上山放树吊去了，“一把手”和盘青青选中菜地边上，也正是王木通准备开做棉花地的那块野茄子坡，放火烧了起来。一时浓烟滚滚，风呼火啸。两人象兄妹似地有讲有笑，彼此都觉得欢畅愉悦。谁知王木通气急败坏地跑下山来，冷冷地横了一眼，从腰背上取下砍山刀劈下一棵小松树，双手挥舞着一顿扑打，把火扑灭了。“一把手”连忙向前解释。王木通立即虎起脸，吼道：“少搞新名堂！这地我另外有用场！李幸福，你不经

我允许，就胆敢烧荒，今晚上写份检讨！”“写检讨交把哪个？”“交把哪个？你以为我认不得字，领导不了你？实告你，你在我手下可要规矩、老实！”听听，都是些什么话哟，盘青青看了丈夫一眼，想哭。“还不回去喂猪！潏都烧糊了！”王木通凶神般地训斥她。

“一把手”可怜巴巴地偷看了青青阿姐一眼，只见她没敢回嘴，转身走了，边走边用手背揩眼睛。

人都有自信，也都有自尊。小圪不补，大圪难堵。连地球都开有裂缝。王木通觉得自己面临着“一把手”的挑战，屋里女人也在变野，不再象过去那样柔顺、服帖了。

那天，王木通又去场部挑全家的口粮。往常他总要在场部住上一晚。但这一次不晓得什么鬼，他一大早出门心里就发慌，总觉得有件事心里搁不下。这条彪健汉子发了发狠劲，担着一百二十斤大米，来回一百七十八里山路，硬是连夜打了转身！到家时，一身都汗臭了。木屋门虚掩着，里头还亮着灯。怪了，女人还没有睡呢。进到屋里，却没有人。一听，“一把手”那屋里却传来笑声、歌声。他摸摸火塘，锅凉灶冷。他心里那盆子火哟，怎么熄得下来！他冲出门去站在“一把手”木屋的窗下，看了个清楚：自己的女人正双手撑着下巴，小通伏在她膝头上，都出神地听着那鬼匣子里传出来的一个女人妖里妖气的歌声。“一把手”呢，竟搂着小青坐在腿上，脸贴着脸！王木通听得出来，黑匣子里唱的是支瑶山情歌，什么“阿哥阿姐芭蕉心”！

“真好听，我阿妈在世时，就喜欢唱这样的歌子……”王木通见自己的女人那贼亮贼亮的眼睛盯着“一把手”，亲亲密密的。“你们瑶家本来就能歌善舞……”“一把手”也以那种不正经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女人。王木通实在看不下去，他强压住心里的

火苗，才没有吼出粗话来：“小通！小青！两个鬼东西都学会坐歌堂了？这下子天易得亮了吧？”盘青青这才发觉是自己男人回来了，慌里慌张地一手拉了小通，一手拉了小青，走了出来：“哎呀！你这个鬼，没在场部住一夜？看看把你累得这身臭汗！”王木通没有答理。他咬着牙关，有句话没有讲出来，也不情愿轻易就讲出来：“我要是在场部过一夜，只怕你就会在人家木屋里过一夜了。”

回到自己的屋里，盘青青连忙生起火，边烧水边热饭菜。她没有烫酒，怕男人借了酒兴打人。王木通这晚上却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克制，一种令人战栗的沉默，屋里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似的。他用热水擦了身子洗了脚，没有理会女人摆在桌子上的饭菜，就闷不做声地上床睡了。女人仿佛晓得他窝了什么气，几次抖着双手和解地推了推他光赤条条的脊背。但他就象只沉甸甸的火药桶，倒在那里动也不动，真吓人。

王木通不光有一身好力气，还是个有心计、有主见的人，他感到自己在绿毛坑的地位受到了威胁，背叛的苗头就来自盘青青，以及小通和小青。能眼睁睁地看着“一把手”一步一步把自己的女人娃儿都勾引了去？自己一个堂堂正正、苦吃蛮做的模范护林员，能败在一个只手单拳、吊儿郎当的下乡知青手里？呸！他决定先稳住自己木屋里的阵脚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铁青着脸，圆睁着豹子眼，用打闷雷似的声音宣布：“小通、小青你们给老子跪下！跪下！好好听着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和你们阿妈，谁要再敢走进那小木屋里一步，老子就挖了他的眼睛，打断他的脚杆！”盘青青听了这禁令，脸色发白。小通小青双双跪在她身后，牙巴打着颤颤，象两棵小树苗在寒风中抖索。

趁着“一把手”还没出工，王木通又来到小木屋里，问“一把